

中國的龍

輕工業出版社



中国的龙

徐华铛 编 著

徐华铛 张立人 等 绘图
刘玉山 陈晓惠

轻工业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龙，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独特的装饰形象，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标志和立国的象征。千百年来，受到历代人们普遍而持久的欢迎。本书以流畅生动的文笔，翔实精美的图稿，分15个章节讲述了龙的起源、龙的历代演变和艺术特色，龙的种类和形式，龙在历代器皿、建筑、刺绣织锦上的装饰风格以及龙的简易画法。它既是一本学术论著，又是一本科普读物。本书还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节录了400余幅有一定艺术价值的龙纹图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编绘者新创作的富有时代气息的图稿。该书可供科普文物工作者、旅游爱好者，以及雕塑造型、建筑设计、纺织印染、陶瓷器皿、金属工艺以及其他工艺美术的设计人员参考，也可供电影、戏剧的美术工作者和美术爱好者借鉴。

中 国 的 龙

徐华铛 编著

徐华铛 张立人 等绘图
刘玉山 陈晓惠

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广安门南滨河路25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毫米 1/16印张: 14⁸/₁₆ 字数: 321 千字

1988年4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印数: 1—10,000 定价: 5.15 元

ISBN7-5019-0289-5/N·027

序 言

邓 白

龙，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产物。说它是艺术产物，因为它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超于自然的艺术创造，综合了我国人民的理想、愿望和智慧、力量，随着历史的发展，形成了普遍的概念：“龙”这个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历代的文学家、艺术家、民间工艺匠师们，赋予它崇高的形象和永恒的生命力，它的影响之大，涵义之深，远远超越于“图腾”和“巫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无不有着密切的关系。外国人称中国为“东方巨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乐于自命为“龙的传人”，这是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

上溯古代文献，很早就有关于龙的记载：如《周易》开篇，即多次提到了龙，把它作为预卜吉凶的征兆，甚且与“圣人”相提并论。有“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等卦辞。孔子解释这些卦辞的涵义时也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他对龙给予很高的评价。与《周易》同为“六经”之一的《礼记》，也提及“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它如《竹书纪年》说的：“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汉书》称：“密羲龙师龙名”。应劭注云：“师，长也，以龙纪其官长。春官青龙，夏官赤龙，秋官白龙，冬官黑龙，中官黄龙”。至于庄子的“叶公好龙”的寓言，尤为生动有趣。而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也把李耳誉之为龙：“鸟吾知能飞，鱼吾知能游，兽吾知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

虽然，这些古籍上的记载，大多荒诞无稽，不足作为论据，但也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即远在3,000多年前，龙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已作为神物和奇迹。正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可大可小，具有登天潜水变化莫测的本领。因此，对这个不属于自然生物范畴的龙，不能从科学角度来分析它的特征，只能通过艺术思维，探索它的创造性和民族性，如何从意象演变为具象，达到神话般的不可思议的魅力。

唐、宋以来，文人、画家，对龙的描写，又进了一步。韩愈的《杂说》称它：“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龙的威力在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豪的笔下，更显得淋漓尽致，可以周游太空，遮蔽日月，光影因之潜藏，雷电为之震动。变化神奇，能使洪水泛滥，陵谷淹没。素以画龙著称的南宋陈容，在他的杰作《云龙图》中也有：“骑元气，游太空；普厥施，收成功；抉河汉，触华嵩”。的题句，和韩愈的《杂说》涵义基本相同，可谓后先辉映，用极其警练的辞句，塑造了龙的艺术形象。

龙既然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独创的艺术杰作，但在浩如烟海的传统画论中，关于龙的论述，却又寥若晨星，不易多见。仅有董羽和郭若虚，曾谈及一些画龙的技法：

董羽，是北宋初的画龙专家，《宣和画谱》称他：“善画鱼龙海水，喜作禹门砥柱，乘长风，破万里浪，惊雷怒涛与之出没，尽鱼龙超忽覆却之状”。宣和内府收藏董羽所画的龙

就有《腾云出波龙》、《踊雾戏水龙》、《出山子母龙》、《玩珠龙》、《穿山龙》、《战沙龙》等图。他总结了长期实践的经验，著有《画龙辑要》一篇，指出：“画龙者，得神气之道也。……所以上飞于天，晦隔层云；下潜于渊，深入无底；人不可得而见也。古今图画者固难推其形貌，其状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项，自项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头似牛，嘴似驴，眼似虾，角似鹿，耳似象，鳞似鱼，须似人，腹似蛇，足似凤，是名九似也”。

比董羽稍后的郭若虚，在所撰的《图画见闻志》中，有两段关于龙的记述：其一见于《论制作楷模》：“画龙者，析出‘三停’，分成‘九似’。穷游泳蜿蜒之妙，得迴蟠升降之宜。仍要鬃鬣肘毛，笔画壮快，直自肉中生出为佳也”。郭氏所指的“九似”是：“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和董羽所说的略有出入。

另一段是《画龙体法》，谈及画龙以五代四明僧人传古最著名，至任从一待诏，画法稍流于怪，后来崔白又深得要领。可惜没有见过曹不兴秘阁上所画的龙头，又不知叶公当日所遇的真龙，是什么样子。他认为：“今之图写，固难推其形似，但观其挥毫落墨，筋力精神，理契吴画鬼神也”。

作为画家和艺术理论家的董羽、郭若虚，初步提出“三停”、“九似”的画诀，并且都强调谁也没见过龙，不能求其形似，应以得神为主。这是符合龙是创造性的艺术产物的论点，摆脱了神话和“皇权”的局限，确立了龙的艺术形象的特征。至于曹不兴在青溪的画龙，祈雨立验；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飞去；虽涉于神话，但一向名重艺林，传为佳话。

然而，所有这些记载和论著，都只是一鳞半爪，零星简略，对于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龙，迄今仍没有一部系统的专著，可供研究参考，实在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

从理论上对龙的研究是贫乏的，但在艺术品上则非常丰富和壮观。龙的题材在各类工艺美术品和古建筑，民间艺术以及绘画、雕塑、石刻、碑碣等造型艺术方面，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风格之高，用途之广，真是涵涌汪洋，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份非常丰富而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很值得重视和发扬。

要编写一部《中国的龙》，把一切有关龙的资料，系统地搜集、整理、分析、研究，编成专集，使之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确实不是易事。徐华铛同志对传统艺术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对于龙，产生了热爱，经过多年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资料。为了把《中国的龙》，编成图文并茂的专著，他参阅了大量《考古学》、《文物》、《中国古建筑史》、《工艺美术史》等书刊，写了几十万字读书笔记，孜孜不倦地埋头探索。同时，又为了增强感性认识，多看些实物作品，他沿着中华民族发迹的黄河古道，从洛阳的龙门石窟，开封的龙亭，西安的乾陵，咸阳的遗址，以及北京、郑州、南京、上海等地的博物馆，进行考察。尤其那些雄浑博大的汉、唐艺术风格，使他眼界宽广，受到鼓舞，得到启发，坚定了编写的信心。

全书内容充实，图片精美，以流畅的文笔，全面、系统地阐述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包括历代龙的艺术风格，龙的画法，各类工艺美术和古建筑上的龙纹，以及民间舞龙和龙舟竞赛。最后还介绍了龙纹工艺品的过去和现在，龙的装饰效果等等。作者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根据出土实物，来论证这个东方古老的题材，力求剖析龙的人民性和艺术创造性。讲求实际，不务空谈；尊重历史，而不厚古薄今；既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也适于实用的借鉴、参考。

我国艺术富于创造精神，善于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如麒麟、凤凰、龙、玄武、宝相花等传统纹饰，都是集众美于一身，把理想、愿望变为具体的优美形象，以象征吉祥、幸福、精神和力量，龙就是这种独特艺术的典型杰作。几千年来它扎根于广大人民之中，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封建王朝的权力早已消亡，而龙却在新社会的制度下受到重视，代表着十亿人民的威望。我们这个东方巨龙，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而腾飞，创造出更伟大的奇迹，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中国的龙》的出版，可以预料必将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和欢迎。

目 录

序 言	邓白 (1)
第一章 图腾,“东方巨龙”的摇篮	(1)
第二章 天下第一龙	(4)
第三章 龙的历代演变和艺术特色	(7)
1. 商周时期龙纹	(7)
2. 春秋战国时期龙纹	(11)
3. 秦汉时期龙纹	(14)
4. 六朝、隋唐时期龙纹	(18)
5. 宋元时期龙纹	(21)
6. 明清时期龙纹	(25)
第四章 龙的种类、别称和形式	(32)
龙生九子	(39)
第五章 常见龙的画法	(48)
第六章 龙, 皇权帝德的象征	(55)
第七章 龙, 腾飞在人们的心中	(58)
1. 舞龙	(58)
2. 龙舟竞渡	(60)
第八章 陶瓷上的龙纹	(64)
第九章 青铜器上的龙纹	(71)
带钩、铜镜上的龙纹	(78)
第十章 瓦当、汉砖、石刻上的龙纹	(80)
第十一章 刺绣织锦上的龙纹	(92)
中国织锦工艺中的精华——龙袍	(106)
第十二章 中国民俗中的龙	(110)
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上的龙	(114)
1. 龙在古建彩画中的装饰艺术	(123)
2. 中国的九龙壁	(126)
第十四章 龙纹工艺美术品的过去和现在	(130)
龙形工艺品中的瑰宝——龙舟	(134)
第十五章 龙的装饰风格	(136)
附图	(151)
后记	(218)

第一章 图腾，“东方巨龙”的摇篮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曲《龙的传人》唱出了华夏子孙的心声，也唱出了我们古老的祖国和龙之间休戚与共的关联。

当今世界，谁曾见过蜿蜒飞舞的龙？千古神州，谁又曾目睹过腾云驾雾的龙？没有。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形象？这个神奇的形象为什么在我国历代人民中受到如此普遍而持久的欢迎？它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遐思。

龙是“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闻一多先生已为龙作出了正确的论断。我们现在看到的龙纹，几乎都是西汉人王符所说，为“九似之物”：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因此，我们又可以说，龙虽不存在于生物界，但它来源于生物界，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

那么最早的龙是怎样起源的？它是什么形状？对于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进行过考证。现在，终于找到比较一致的结论：龙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它是由许多种动物图腾综合起来的虚拟物。

原来，距离现在5,000年前的远古氏族社会里，各氏族人民对各种自然形象还不能充分认识，他们把自然界的一切都看成是有神灵的。从天上的日月星辰，空中的风云雷电，到地上的生物和非生物，还包括人类自己和他自己创造的各种器物，都相信有神灵。原始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便乞求于这些神灵，每一个氏族或部落，都把其中的一种神灵作为自己部落或氏族的守护神，也作为自己的族标和象征，作为精神的寄托，大家供奉它，崇拜它，把神灵视为自己的祖先，这就叫图腾崇拜。图腾中除绘有自然界的形象外，大部分绘的都是蛇、虎、狼、鹰等凶猛动物和禽类。当时的氏族或部落存在着兼并现象，当一个强大的部落或氏族兼并掉另一个部落或氏族时，就把另一个部落或氏族中最厉害的部分也吸收到自己部落或氏族的图腾上，合并与融合成一幅凌驾于原来形象之上的新图腾，以代表所有被合并的部落或氏族。这样形成的图象，就不再是现实当中的动物，而成为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生物了。可以想象得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象征的龙和凤，便是从氏族部落的图腾中“呱呱”坠地诞生的。

龙的形象主要来源于蛇。传说古人常遭蛇的袭击，束手无策，先是恐怖，后又对它加以神化，当作能免除一切灾难的灵物。这种畸形心理使许多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得到“圆满”的解答。如春、夏、秋的雷电，在一道曲折的白光闪过，便是倾盆大雨。闪电很象一条瞬间腾空疾飞、曲折行进的巨龙。因此，每当此时人们就想到“云至而龙乘之”，久之则“以龙神为天使”了。雷电能引起森林大火，于是龙又可吞吐烟火。这样一来，毒蛇在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了神灵，它成了图腾中的主宰物，一切其他的凶兽猛兽，都只能依附于它。这样一来，龙的神话和产生便越加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图腾是原始初民“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结合物。图腾一词，原是奥吉布印第安人的土语，它是一个部落（氏族）或几个部落（氏族）共同信奉的旗徽和符号。这种旗徽和符号通常标记在一个木牌、旗帜或石柱上，这就是图腾。当原始初民奉龙

为图腾后，他们认为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避害”，认为龙的图腾可以避开一切灾害，《汉书·地理志》上说“文身断发，以避蛇龙之害”，便是例证；二是“尊荣”，认为龙的图腾是祖先强盛和荣耀的标记，自己以龙的子孙而自豪。东汉许慎也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者也”。因此，原始初民奉龙为图腾的真实动机是避害与尊荣，这两者一结合，既可避免旁物伤害，又使自己成了“龙的传人”。

龙的图腾透露了我们的祖先氏族或部落合并的痕迹。据有关文献考证，当时地处我国中原地区（山西南部 and 河南北部）有一个强大的夏族，它的图腾就是“龙”，他们自己也号称为“龙族”。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东南塔儿山脚下，发掘了相当于夏早期及夏以前时代的陶寺墓地，出土了大批器物，其中就有夏族图腾龙的彩陶盘，龙形浑厚古朴，神采生动，是现今考古材料中较早的龙的形象，结合文献记载，我们认为陶盘内的龙纹是以蛇为主体，并综合了鳄、羊等动物的部分特征所组成的复合图腾。因夏族及其先世的图腾原是蛇，这在《列子》中也有记载：夏后氏系“人面蛇身”。古文献中，常把蛇、龙并在一起，蛇亦为龙属，金文中龙的偏旁就是巳，而已即蛇；甲骨文中还有许多象形字，龙的字体都象一条蛇，后来由于各图腾的合并，才使它逐渐丰富起来。彩陶中的盘龙图象就是一例，它的头部似鳄首，龙身的遍体鳞甲与鳄甲也极相似，据有些学者考证，鳄鱼也是古人所指的龙的一种，致使以后的龙和鱼的形态常揉合在一起，直至唐、宋以后，也可看到龙首鱼尾的装饰。龙头两侧的角，正视极似羊角，而羊是羌（或称姜族）的图腾。根据一些学者对甲骨文和历史文献的研究，羌族也曾与夏族联盟，这龙图腾中的羊角，就代表羌族了。因此，这件出土的彩陶龙纹的夏族图腾中，蛇、鳄与羊的结合，可能意味着以鳄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和以羊为图腾的羌族，加入了以蛇（即龙）为图腾的夏族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共有图腾（见图1）。其后，在河南二里头文化中也发现了两片线刻龙纹的陶片，风格和山西襄汾出土的彩陶上的龙纹十分相似，从这里我们也可推测出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夏族是首先崛起于晋南，尔后才到豫北的。

对于夏图腾“龙”的综合体，有的学者认为是马、蜥蜴和蛇的结合，也有的认为是鹿、鱼和蛇的结合，更有的把龙首和猪头联系在一起，其种种推测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鳄和蜥蜴、鹿角和羊角、马首和猪首，在人们的眼光中，可能会猜测到共同之处，更何况龙的初期形态变幻较大。而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我国著名作家、学者骆宾基，对龙图腾的产生和演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文字学、金石学和考古学的角度，从大量的古史典籍中，进行详细的考据和辨析，认为龙最早的形象是蚕，蚕在上古传说中被视为圣虫，它遍体的环节就是龙的锥形。蚕出于蛾，五帝时期，女称蚕蛾，男称蚕，蚕的变音为“龙”，夏王朝正式把蚕称为龙，而其后世子孙又加以神话化，在蚕的头部生出两角，后来又添上爪，增鳞增须，脱离了客观存在的本形，而形成了现实中龙的形象。他的这个论点在美国的中文报刊《中报》发表后，引起了海峡两岸华夏后裔的极大兴趣，为龙的起源和演变增添了新的论说。

龙的起源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龙是华夏的图腾，它是许多种动物图腾的综合体，作为一种共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龙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图腾”。

中国自古以华夏自居，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这“华夏”与“炎黄”都与龙图腾文化有密切的关联。闻一多先生经过多方面的考证，得出结论，认为龙图腾的团族包括着很大的范围，除古代“诸夏”以外，还有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他们对自己的龙图腾有着无比的热爱和崇拜之情，这股爱龙崇龙思潮随着龙族的兴旺从中原波及到我国西北地区，

在《史记·匈奴传》中就有“西方胡皆事龙神”的记载。后来，龙族的一支苗裔夏人东迁至黄河中下游，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他们仍然对龙充满了喜爱和崇尚之情，并将其祖宗禹神说成是龙的化身，在《山海经·海内经·归藏》中就有“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的记载。在他们的影响下，地处中原的各族普遍地喜爱和敬重龙，后来，商族（殷人）自黄河流域的东部向西出击，结果并吞了夏族，占领了中原，迫使夏族一部分向北迁移，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迁移，即周初南方的荆楚吴越各族。留在原地的一部分，政治势力虽暂时衰落，但殷人因夏族文化上的优越，并没有强行改变他们的“龙”图腾，而把自己的图腾“凤”和“龙”并立在一起。这在考古发掘的资料上就可以见到“龙凤并立”的图腾。至今我们常说的“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跃凤鸣”的最早出处就在于此。殷商以后，由于信奉龙图腾的诸夏文化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其图腾也就由龙凤并立发展到以龙为主体的地位，成了中华民族的本位文化。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就有“大龙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记载。伴随着华夏民族的强盛，不断地向南方和北方扩张，被兼并的长江中下游、闽江、珠江流域，以至川、滇、黔和东北等一带地区的民族的图腾也被结合、附加、深化到“龙”的图腾中来，使龙图腾不断地得到升华，于是就出现马头、蛇身、鹿角、鹰爪、鱼鳞……终于逐步向我们现在看到的龙纹进化。因此，我们可以说，龙图腾既是古代各民族、部落、民族相互兼并的结果，也是他们之间相互谅解、尊重、团结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图腾。这种综合图腾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立国、建国和不断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人提出新的论点，说龙是自然界中变幻莫测的云演变来的。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之言，这个论点是允许存在的，但我们认为以图腾演变为龙的论点更令人信服。

对于龙，在我国先秦（公元前221年以前）的文献中，还记载着许多优美动人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都把人和龙混为一体，如把开天辟地的宇宙开创者伏羲氏、“搏黄土作人”的生命创造者女娲氏、领导人民战胜强敌和创造物质文化的黄帝、教导人民学会耕种的神农氏，都描述成龙身人面或蛇身人面的形象。《山海经》中的共工、相柳、贰负，《竹书纪年》中属于伏羲氏系统的长龙氏、潜龙氏、屠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也都是人首龙身或是披鳞长角的龙蛇，而大禹治水时，也靠着神龙的佐助，神龙以尾划地成河，疏导洪水，才使大禹治水成功。总之，这种种神话和传说，都把龙作为原始社会崇拜的对象，把那些领导人们与自然争作斗争的英雄描述成人龙合一的化身，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从而，使“龙”这个神奇的虚拟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崇敬，认为龙能造福于人，越人还在自己的肤体上“刺皮为龙文”，引以为荣。在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盛行起爱龙、崇龙的风尚，他们还龙进行理想的艺术加工，使它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西藏地区的人民还以为鱼是龙所变，因此对鱼都敬而不食了。总之，图腾时代的龙，是被华夏各族作为部落的始祖神而敬奉，龙在人们的生活里，特别在心目中，无时不在，它真正成了人们唯一的保护神。

华夏的图腾——龙，当时虽属“鳄首蛇尾”“四足三爪”或是“马首蛇身”的雏形时期，但已超越了氏族之间的界限，它浓缩着、沉积着原始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初期人们的强烈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高高地腾越在华夏的上空，随着历史的进展，不断地演变和升华乃至最后成为“东方巨龙”，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

第二章 天下第一龙

龙，这个深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神物，已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几千年来，龙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人们画过“龙”，写过“龙”，一代传一代地说过“龙”，但若问龙的由来，或者说龙究竟是什么样子，却难以回答，因为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这个在传说中保持着悠久历史、却又为我国人民所崇敬的龙的遗骸。

那么，龙究竟是什么？我们只好求助于古籍文献了，但翻开这些古籍文献，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因为在古籍上或是传说中的龙大都是随着时代而变的，比如关于龙的起源吧，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龙马衔甲……自河而出”（《尚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荀子《劝学》），其他如《吕览》、《左传》、《国语》等，都说“龙，水物也。”另一种则认为龙是伴随君王而生的，说什么当盘古开天地时，有龙、凤、龟、麟立于盘古身边；《春秋合成图》则说得更加明确：“黄帝将亡，则黄龙现”。因此，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人对龙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在古籍中钻研，只会引入歧途，要弄清龙究竟是什么？我们还得分清古生物学的龙和传说中的龙的差异。

古生物学中指的龙和传说虚拟中的龙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我们认为这完全是两回事。古生物学中的龙是指生活在距今约两亿三千万年到七千万年前的爬行动物。这段时期是动物进化到爬行动物的鼎盛时期，恐龙、鱼龙、翼龙、霸王龙、禄丰龙、雷龙、剑龙、鸭嘴龙等动物中的巨类，遍及陆地、海洋和空中，主宰了整个世界，它们在地球上前后称霸达一亿年之久，生物学家称这段时期为“龙的时代”，后来由于地壳的不断变动，火山的爆发，再加上巨龙的食量太大，地球上供不应求，而逐渐趋向灭迹，残留至今的只有龟、鳖、鳄、蛇和蜥蜴还带有这类动物的某些遗传部分。

在古生物的龙类中，尤以恐龙最引人注目，它那特大的体形令人恐怖，故名恐龙。其实，恐龙也有大有小，如鸢嘴龙就只有小狗那么大，并且还有更小的恐龙。至于翼龙，是指会飞的龙；鱼龙，是指会游泳的龙。但这些龙，既不会呼风唤雨，也不是什么神灵，不过是比较低等的脊椎动物罢了，这在四川省自贡的“恐龙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它们的残骸。在博物馆这三千平方米的展览场地里，形成了“恐龙的奇观”。在这里，最大的恐龙骨架长达二十米，最小的也有一米多，其他还有鱼龙和翼龙的遗体化石，对研究我国中生时代的爬行动物提供了极好的价值。不过，它们与传说中的“五爪金龙”是毫无共通之处的。

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龙是中国独有的人文中的龙，它是由华夏的图腾演变而来的虚拟生物。据我国早期的东汉文学学者许慎的专著《说文解字》中描述，这种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神异变化的动物，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人们理想中的神灵，它与古生物中的龙在时间的存在上相差甚远。古生物中龙的灭绝年代，远在人类诞生之前，而人文中的龙则是随着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的。此外，科学家还就形状、种类、分布等方面，就古生物中的龙和人文中的龙作了比较，证明它们之间毫无联系。

那么，我国特有的人文中的龙最早是什么样子呢？它又出现在什么年代？这罕见的第一龙又在哪里？尽管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工艺美术的专家们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和各种迹象作了许多的描述、研究和推测，但要真正给龙的早期形态下结论，还须依靠出土的实物作依据。

197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发掘出一座大规模的龙山文化遗址，在那里的几座大型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陶盘。陶盘平底，内壁磨光，用红白两色彩绘蟠龙图形。蟠龙的头在外圈，尾蜷盘中。龙体为蛇躯鳞身，巨口利齿，口吐长信，似蛇非蛇，似鳄非鳄，这龙显然已是想象合成的虚拟生动。这是早期龙的形象的一个重大发现。把这彩绘陶龙同商代的蟠龙纹样作一比较，不难看出，其间差异不少，确比商代龙形简朴粗率，显示出较早的特征。据有关资料考证，年代当不晚于4,500年前。可以称之为“天下第一龙。”（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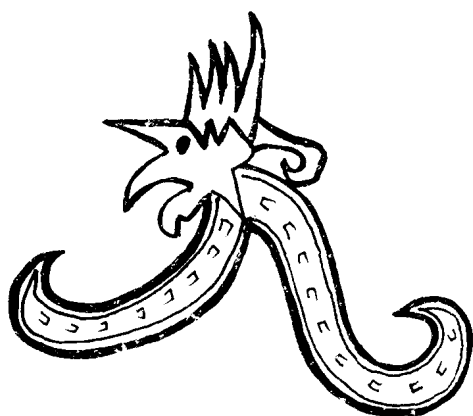


图1 山西省襄汾县出土的彩绘陶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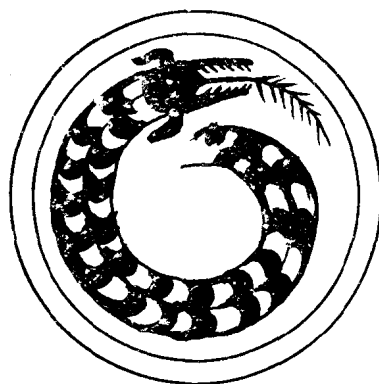


图2 大甸子陶器龙形纹饰

也有人认为图2的内蒙古昭乌达盟傲汉旗出土的大甸子陶器龙纹是最早的龙纹，这是黑陶彩绘的一首二身龙，龙首侧向，有目，其下双身作“几”字状分开。龙首除眼外，耳、口、吻、鼻皆已抽象化。龙首上加绘四道竖直相连的朱色条纹，似是鬣的象征，呈现出一种图案化了的夔龙形象。身上有鳞纹，倘把它与商代龙纹进行比较，确实显示出较为原始的特征，但把它和陶龙一对比，又显得成熟和进化，因此，我们认为大甸子陶器龙纹是距今约3,400年以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产物。

据1984年的文物资料公布，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了一件墨绿色的玉龙，龙体完整无缺，长50多厘米，高26厘米，体卷曲，呈C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有对称的双圆洞，为龙的鼻孔，眼尾细长上翘，颈脊起长鬣，长达21厘米，占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背部有对穿的单孔，倘以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和尾恰好处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整条龙无足无爪，无角无耳，有眼无睛，唯长鬣高扬，显示出勃勃生气（见图3）。这件玉龙是农民造林时挖掘到的，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遗址上。倘我们把这件玉龙和商周玉龙进行比较，虽然更为写实，但其雕琢技法比商周玉龙简略，表现出较多的原始性。倘把玉龙和山西襄汾出土的陶龙进行比较，又显示出玉龙原始的文化性质和较早的时代气息，因此，一些考古工作者认为玉龙是离开现在5,000年以前

的红山文化时代的产物，因此，玉龙可以说是取代了陶寺龙“天下第一龙”的位置。

三星他拉玉龙的发现也提出了一个有关龙起源的一个新问题。因为玉龙的身是蛇，而它的头部却与猪首有共通之处：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这些都是猪首的特征。龙背上的长鬣，也是当时猪体形象的标志，因此，我们认为玉龙的原型可能是在蛇的躯干上加入了猪的形象。养猪与原始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猪一度曾经是原始农人供奉给神明的祭品，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信物。由玉龙的形象可以看出，猪在当时也是得到崇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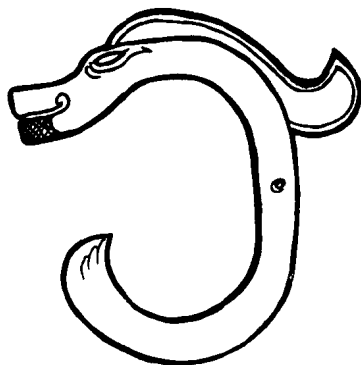


图3 “天下第一龙”——玉龙

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龙的起源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商周时期，龙已经逐步定形为多变体。上溯至山西襄汾龙山文化的龙纹陶盘、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龙纹陶片和内蒙古昭乌达盟傲汉旗大甸子的龙纹彩陶，龙的形象也较成熟，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寻找龙的踪迹。现在，红山文化龙形玉的发现，第一次以较为确凿的考古材料证实，龙起源于原始社会。

我国素以5,000年文明历史而著称于世，然而，按一般的史学观点，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形成国家却只能从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可是，自从70年代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尤其是红山文化中大型龙形玉的出现，却把中国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从黄河流域扩大到辽河流域，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索的重大课题。众所周知，龙是一种被高度神化了的灵物，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且在阶级社会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化身，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红山文化中龙形玉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中华古国5,000年文明的曙光。

我们期待着年代更早、性质更明确的发现，以把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起源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开端。

第三章 龙的历代演变和艺术特色

龙是我国传统艺术中独特的装饰形象，千百年来受到历代人们普遍持久的欢迎。在古人的心目中，龙是神灵和权威的象征，是中国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化身，也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标志。它代代相传，又代代演变，在历代文学家、艺术家千锤百炼的辛勤劳动下逐步完美，又以它不同时期的强烈民族风格陶冶着人们。

虽然据文献记载，在我国古代氏族社会就有图腾形式的龙纹出现，但截至目前所看到的龙的形象都以5,000年前红山文化中的玉龙为最早(即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掘的蛇形玉龙)，在上下5,000年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龙的形象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朴素到华丽，由不足到充实的过程，即使是同一时期的龙，也因地区和作者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龙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和气质，反映了各时代的精神面貌。

龙在历代的演变和我国传统的装饰纹样风一样是源远流长的，它从彩陶时代的朦胧状态开始，就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在它的身上凝视着威武尊贵的美，寄托着人们的理想和精神，下面我们试将龙的演变即从商代开始至清代止，大致上划分为六个阶段进行探述。当然，这个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因龙的演变在整个历史发展中无法绝然割裂，后一个阶段总多少保留着前一个阶段的风格和形式，并与当时的精神面貌、文化艺术相附相存，息息相关，龙的演变过程正是不断地吸取着这些时代风云的营养而不断新生，不断发展的过程。

1. 商周时期龙纹

龙，并不是自然界实有的生物，它和中生代的“统治者”恐龙毫无共同之处。龙起源于我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是多种动物图腾的综合体。根据闻一多先生的论证，龙的基调就是蛇，据近年来大量的考古资料来看，我们有理由确认闻一多先生的论证是正确的。因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蛇为图腾的原始氏族遍布黄河中下游流域和大江南北，蛇是我国古代最普遍的一种动物图腾，在许多遗址的陶器上都有描绘和刻画，山西襄汾县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盘，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以前的龙纹陶片，都是以蛇为主体，身体卷曲，这些图纹的形态也证实龙是古人以蛇为依据所作的艺术创造。

龙的基调是蛇的说法，我们还可以从稍后的商代和周代得到进一步论证。从商周两代的玉器和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上就有图腾遗风的痕迹，这一个章节里，我们将重点论述商周两代的龙纹演变和艺术特色。

商周两代的文化艺术主要是靠玉器和青铜器来反映的，作为当时神灵和权威象征的龙，在玉器和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上比较普遍。

商代的玉雕龙纹形制厚实古朴，线条简拙粗犷，一般作环曲状造型，龙的头部和尾部靠得很近，有时甚至相接，没有四肢，头部的眼额微微隆起，圆形环耳，尾端呈尖形，浮

雕圆眼，下颌前伸。早期的玉龙无角，到商代的中期和晚期才出现蘑菇形角。有的玉龙身上刻有简单的鳞纹，以示龙是在蛇的基调上加上鳄鱼的形态。有的玉龙身上还刻有云纹和雷纹，图纹虽然古拙，但包含有一定的寓意，我们认为这和龙能飞跃腾空，呼风唤雨有关，当我们把龙身上的云纹和雷纹与古代人们祈雨祭典联系起来时，期望龙能保佑风调雨顺的愿望也能得到联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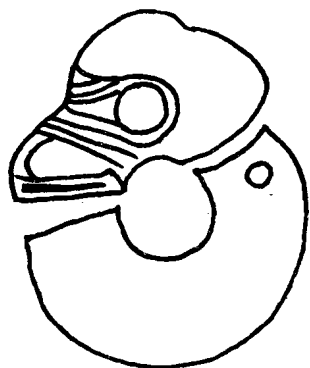


图 4 商代早期玉龙头



图 5 商代早期玉龙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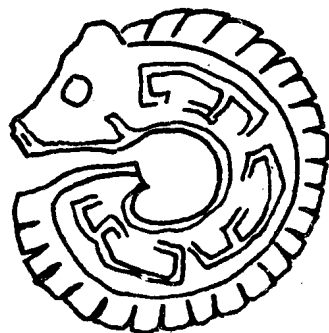


图 6 商代中期玉龙头

到商代晚期，玉龙的造型逐渐趋向繁复，背部开始出现脊齿形图纹。我们从《说文解字·龙部》中记载的“耆者，老也，老则脊隆”来看，出现脊齿形图纹的龙已是老龙了。因此，倘把晚商时期的龙形（见图10）和商代早期的龙纹（见图4）进行比较的话，区别是很明显的，早期的龙是幼龙阶段，稚拙而幼嫩，而晚期的龙则显得“老态龙钟”了。

最能体现商代晚期玉龙特点的是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雕玉龙（见图11），造型雄浑庄重，精劲华美，你看，它呈蹲卧姿态，龙头较大，圆雕圆眼，菱形眼眶，蘑菇形角，张口露齿，龙身螺旋盘卷，上饰双线套叠斜方格纹，齿形背脊，前腿很短，各有四爪。尾部呈旋卷形，增强了器物的立体感和生动感。我们从玉龙的套叠斜方格纹上可以看出，这是从商代盛行的“文（纹）绮”织物图案上移植过来的，是先民祷雨以求农耕蚕桑之利愿望在龙身上的反映。

西周早期的龙纹继承了晚商的风格，这主要是由于周和商原先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后来周武王伐纣灭商，不仅夺得其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还夺得商王室之玉料及琢玉、冶炼的工奴，使周代得到人力、物力的加强和技艺的师承，到西周的中晚期，龙纹则有了长足的发展，龙的前额逐渐呈现尖形，短角显现明朗，以张口为多。仍为一足，足部明显伸长，爪数清晰可数，一般为2~3个。龙身上的纹饰更为明显，主要有鳞纹、云纹、重环纹和龙首纹。

总之，商周两代的玉龙造型是原始社会晚期素珉造型风格的承袭，稚拙古朴，简洁粗犷，倘我们联贯起来看时，它仍然有一个从简洁到繁复，从古拙到奔放的过程。

青铜艺术在商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举世闻名的灿烂青铜文化主要就在商周两代，特别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和中期，是青铜艺术的鼎盛期。作为青铜工艺上装饰的龙纹，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装饰艺术中，明确地出现龙、凤，就是从商周的青铜工艺上开始的。青铜器上龙纹的主要特征和这段时间的玉雕龙纹的风格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由于装饰手法和实用功能上的绝然不同，在具体的刻划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



图 7 商代中期玉龙珮



图 8~9 商代晚期玉龙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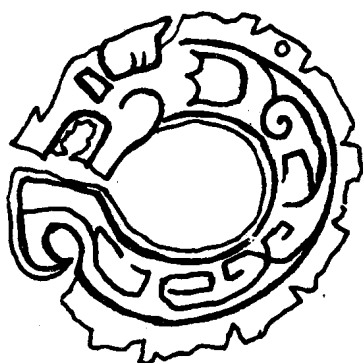


图 10 商代晚期玉龙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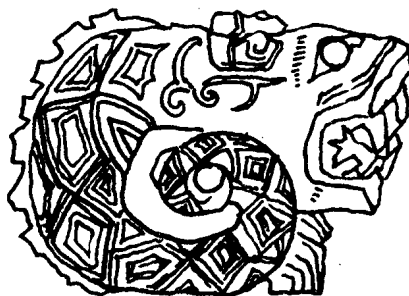


图 11 妇好墓圆雕玉龙



图 12 西周龙形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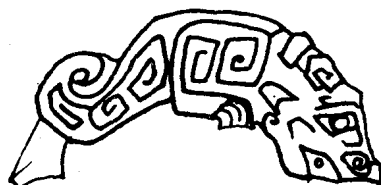


图 13 西周龙形珮之二

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是兽面纹，过去一般称饕餮，这种纹饰的形象较为怪诞，它有首无身，双目圆睁，额上有二个弯曲的角，宛如牛头形象，不仅狰狞恐怖，而且还带有一种神秘感。这种以近似于牛头兽面而加上想象产生的怪异图象往往装饰在青铜工艺礼器的主体面，它是商代奴隶主阶级显示自己权力、意志和尊严的象征。随着青铜器纹饰的复杂化，在兽面纹的两侧常常出现2条蛇形的辅助图纹，作对称排列，这种蛇形图案的头部向下，嘴巴张开，双唇翻卷，条形躯体朝上，尾部卷曲，单足成勾形，它就是夔龙的雏形（见图14），不过，这时的夔龙雏形还只是兽面纹的一个附属部分，到商代中期，它才从母体中解脱出来，单独成为夔龙纹饰。夔龙纹的单相一般作横向平置的爬行式，头部向前，额顶有角微微隆起，只要仔细观察，我们也不难发现角的形态也多种多样，有前卷的，有后卷的，有平顶的，有曲折的，有圆形的，也有呈尖角状的。据传说，夔是单足的怪异动物，而夔龙也以单足为多，一般作钩形，也有出现二足或错足的。

夔龙纹是长条形的适合纹样，它的外形与青铜器饰面的结构线相适合，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强调它的古拙美感，身上往往饰有回纹和云雷纹。如图15和图16便是商代鼎盛时期的夔龙形象，倘把这种夔龙纹和兽面纹的辅助纹饰相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夔龙除爬行式外，还有一种卷龙状的，它往往适合在一个圆盘之内，夔龙的头部在圆盘的中间，头部和兽面纹的主体纹饰近似，龙的身躯和头部连接后竖立，其余部分则沿着圆盘的边沿环绕蟠曲，刚刚绕圆一周，成了圆的适合纹样，因此这种卷曲圆状的夔龙又成了蟠龙了（见图150）。

西周早期，兽面纹和夔龙纹依然在青铜器上作主体纹饰流行，并出现了夔龙的不少新变体，如一个龙头引出二条身躯，或是一条身躯的两端各是一个龙头，成了两头龙，或是夔龙和夔凤交接在一起的怪体，这种种两体交合的特殊形式的产生，表示奴隶主统治集团子孙繁衍代代相传发展的寓意。西周早期还出现夔龙回首的形象，这种回首的龙称为顾龙。随着时间的漫步，夔龙纹向抽象化的道路上演变，出现了一些新奇的几何形龙纹，有的还在头部出现反卷的长鼻，上唇和下唇都作圆勾状的反卷，双目圆瞪，躯体作大幅度卷曲，这种似龙非龙的纹饰称为“卷身夔纹”（见图152）。在此基础上，夔龙继续在抽象化的道路上演变，最后终于融化在窃曲纹中。

西周中期以后，蛟龙纹开始在青铜器上出现，它的形式近似于明清时期的坐龙，龙头在正中，也有在下面的，龙的躯体向两边分开，状如环带，呈对称的形式相互穿插在青铜器上，气度宏浑，痛快酣畅，给人一种力度感。（见图155），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的青铜颂壶上可以看到。在西周中晚期，还可以看到夔龙单体相连的连续性图纹，每条龙的躯干很有规律地向一方弯曲。这种长带形的装饰往往填充在青铜品的长方形体面中，给人一种强烈的韵律感和节奏感。

纵观早商到西周晚期的龙纹，可以看出它的演变是由直线到曲线，由严谨到奔放，由古拙到自由，由厚重到轻快的过程。这个演变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蟠螭纹上就更为明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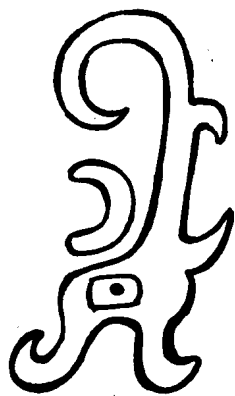


图 14 兽面纹中的夔龙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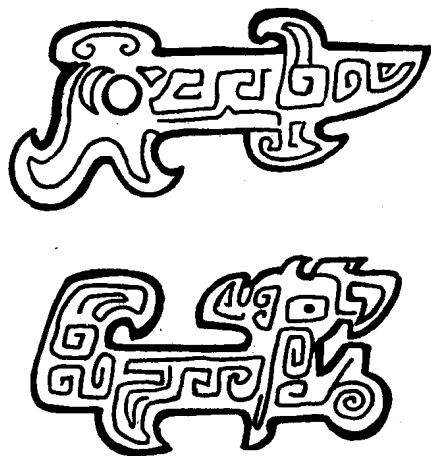


图 15~16 商晚期鼎盛期之夔龙